

张勋的家世及其赤田张姓源流

张青英

据张氏宗谱记载，张勋，字玉质，号少轩，江西省奉新县赤田村张姓四十二代子孙，“系”字辈，派名系瓚。

赤田张姓，北宋时由河北省清河县迁来，故有“清河世家”之称。第一代宗祖叫张琼，后世子孙尊为“琼公”。琼与赵匡胤同为五代后周周世宗战将，在战斗中曾救过赵的命，赵登皇位后，被封为殿前都虞侯，成了赵的心腹骁将。后被权臣陷害，诬琼有“篡位”之意，使赵生疑。一次赵出战，囚琼狱中，琼为明心迹，撞墙而亡。赵甚悔，苦不能言，遂封琼三子为官，不受，携家小和父遗骸南渡，到赤田隐居。老大居赤田，老二和老三分别居前、后南垣，人称前后三张。琼的遗骸葬于赤田村西侧的黄卜冈，每年清明和冬至，后世子孙都要扫墓祭祀，仪式很隆重。

琼长子生四子，分四房：长子大房，次窝场，三前房，四井房，房下又分支，勋为井房第四支的子孙。

勋得志后，在赤田建了一座“张氏家庙”，一个“香火”和一个“昆一公祠”。“张氏家庙”是张氏的通祠，全族祭祀祖先和履行族规都在这里进行，其产业均由勋捐赠。“香火”供奉着井房的祖宗灵位，每岁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至除夕，全房男丁在这里烧“胜火”，庆贺当年合族昌盛，预祝来年全房清吉，人丁兴旺。正月初一晨，全房男丁在香火里举行团拜。

“昆一公祠”是以勋的祖父张大吉的庙号命名的，供奉着张勋一家的祖宗灵位，是他家的家祠。勋在赤田建立了“教育基金会”，举族选派代表管理，三年一改选。用教育基金办了一所“少轩小学”，校址设在“昆一公祠”，凡附近村童，都可免费入学读书，一九四九年才停办。

勋于清咸丰四年，也就是甲寅年，公元一八五四年农历十月廿五日巳时出生于赤田。赤田位于奉新县城东南的虬岭脚下，距县城二十华里，与高安县毗邻，有“南乡”之称，是奉新的南大门。勋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。二十五、六岁，离许家到南昌投军，一别数十年，再没有回过故乡。家中所建的二万多平方米规模宏大的“官厅”住房，勋既没住过，也没看过。勋一九二三年病逝于天津，第二年灵柩运回赤田，葬于赤田西侧的陶仙岭。

赤田村地势平坦，交通方便，县城至南昌和高安的公路都要经过这里，现在设有车站、粮管所、粮食加工厂、国营商店、食品购销站、银行营业所和乡办中、小学，俨然已是一个小镇。村前三华里处有一山，名“虬岭”，上有“虬王庙”。传说虬王是三国时管辖这一带的官员，被孙策所杀。为了纪念他，乡人在岭上修了一座小庙，后由勋捐款把小庙扩建成并列三幢、深三进的大殿，增设了不少菩萨，庙中有和尚十余人，常年香火不绝，勋还捐田产一百多亩，作庙中经费开支的来源。清末，不少青年学子，喜欢岭上的风光和庙中的清静，常年在庙中读书，直到考期才去应试。赤田村西侧还有三国时东吴重臣鲁子敬大夫的庙，每三年由勋拨款整修一次，时节香火旺盛。村西三华里处，有明朝苏州知府况钟庙。勋崇拜况钟，捐款扩建，并在庙前筑戏台，每岁况钟诞辰，特请京戏班包演

一个月，乡民云集，盛况空前，胜似佳节盛会。庙中经费开支，概从勋捐赠的田产收入中支付。

勋的祖父张大吉，号昆一，作田为主，兼做豆干。辛酉年（一八六一年），太平军入境时被缉，逼指富室不告，临以刃则誓之，因被杀，年四十五岁。大吉生有三子，长子衍恩，次子衍任，三子衍杞。勋为衍任次子。衍任娶过二房妻子，原配魏氏，附近石溪村人，是勋的生母，勋八岁时病歿。衍任继娶儒里村的温氏，同治乙丑年勋父病故，温氏遗腹生下一子，名系球，球仅二岁，温氏去世，勋时年仅十四岁，“自是兄弟茆茆相恤，生计乃日益艰难”，成了孤儿，靠本房叔伯帮助照顾维生。

勋得志后，有一妻五妾。嫡室曹琴，江西新建县人，一九四四年在天津病逝，一九五〇年迁葬于南昌北郊瀛上公墓。大妾邵雯，天津小站人，为勋部将之女，一九五六年在天津病逝，葬天津。二妾傅筱翠，河北梆子戏名伶，中年病故，葬天津。三妾卞小毛，早殇，葬赤田。四妾王克琴，京戏名伶，中年病歿，葬天津。五妾吕茶香，乃邵雯的丫头，解放后病逝于天津。

勋有九子五女，长子梦潮，因傅氏产前梦海潮，故取名梦潮。以后，诸多子女均用“梦”字为辈取名。梦潮妻张怀卿乃张作霖之女，张学良之妹。次子梦洙，三子梦江，皆早夭。四子梦渭，妻周素贞，出身于平民家庭。五子梦范，妻为靳云鹏之女。六子梦清，亦早夭。七子梦津，妻赵淑贤，南昌市大商贾赵景卿三女。八子梦渊，少时病亡。九子梦汾，妻李秀敏，出身平民家庭。长女梦缙，适潘复第四子潘耀襄，潘曾任禁烟局长，解放后教书。次女梦绮，三女梦织，四女梦绸，均早夭。

五女梦络，适陈光远第七子陈金印（中学教员）。

长子、三子和七子为傅氏生。次子、五子、六子、九子和次女、五女为邵氏生。四子为王氏生。八子和三女、四女为吕氏生。长女为卞氏生。

勋弟系球，中年病亡，妻改嫁，丢下一女，送赤田三华里的万台村熊姓做童养媳。

伯父衍恩，生有一子，名系藻，藻生一子一女，子名肇迹，无出，女适高安县黄沙乡聂姓。

叔父衍杞，生有四子。长子系功，次子系勳，字芝珊，清资政大夫，民国初，任江西省参议员、议长。三子系勣，四子系邵，清武德骑尉，中年亡。

现在，张勋嫡亲的子孙尚有十八人。其中：第五子张梦范，七十二岁，住天津，系天津药材总公司的退休干部，范妻姚家生，家务劳动，全家六人，一子（张青霁）二女（张青云、张青霆）一孙女（张日威）。

第五女张梦络，六十六岁，大学文化，一向在家未工作，爱人陈金印，系旧军阀时期江西省长陈光远之子，中学教师，已退休住天津。

第七媳赵淑贤，七十二岁（张梦津之妻），现住南昌市，有一女张青霓，小学教师，住南昌市。

第九媳李秀敏（张梦汾之妻）住天津，她有二子（张青霖、张青震）三女（张青云、张青霭、张青霁）二孙（扬扬和小军），张青霁在香港。

还有第四子张梦渭之女张青莲，四十五岁，住天津，系张勋爱妾王克琴的孙女。

张勋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

先谈一下张勋的名字，有它一些来历和讲究。

张勋的名字很多，据谱上记载的就有五个：单名勋，派名系瓚、字玉质、号少轩、行胜三。还有小名顺生者，堂名松寿老人。在家时，只用过派名张系瓚和小名顺生者，尤以小名顺生者最出名，一直呼到了二十多岁当兵为止。其余的许多名字都是张勋发迹后，因时因官而取的。

据了解张勋这个名字是他投军的时候，一个私塾先生给他取的。（当他在岗咀头许家做书僮时，许家的私塾先生刘毓贤，对他另眼相看，当做旁听生）其意是希望他弃农习武，立志从戎，报效国家，建功立业。后来确实因为在清室当兵三十多年，打仗有功，保驾有功而受勋，这也是一种巧合。尔后又取用少轩、玉质、胜三、松寿等一大串的名字。少轩：就是寓意说他从戎起家，少壮得志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；玉质：品质高尚，洁白如玉；胜三：他三兄弟，唯他成名，光宗耀祖；松寿：如松柏长青之意。这些名字虽无多大考究，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勋曾风云一时，飞黄腾达，故而自命清高和不凡。

张勋小时候的确是够苦的，可以说他的童年、少年以至成人后若干年，都是从苦水里泡过来的。他家历代是务农的。祖父张大吉（字昆一），作田带做豆腐，还会两下武功。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张衍恩，次子衍任（张勋的父亲），三子衍杞，都以农为业。由于劳力多，又有二十多亩田，那时生活可以过得

去，相当于现在的中农生活水平。一八六一年，张勋八岁时，太平天国韦昌辉的军队进驻奉新，路过赤田，其时全村的成年人，因不明底细，吓得躲在外面山上去了，只有勋的祖父张大吉，自恃有两下武功，坐在家里看屋。太平军的先头部队进了赤田村，四出找寻当地群众，找了半天，未找到一个大人，都是老的老，小的小在家，最后有四个太平军找到了勋的祖父张大吉，问他村上有那些殷富户，还要他引路，大吉不答。太平军就指他为富户，问他要粮要钱，大吉则骂之，太平军则用刀砍，双方相斗好久，大吉被砍伤唇部，未过多久就死了。尔后，张勋家里的经济、生活，急剧下降，天灾人祸，接踵而来。是年四月，勋母魏氏又暴病身亡，家庭生活更为紧张。勋父张衍任，兄弟分家分得八亩田，带着张勋两兄弟过日子（勋有一兄，张系新，比张勋大一岁）。其父劳力弱，加之小孩的牵累，生产不好，收入甚微。两年后，勋父续娶温氏为继室。由于有了帮手，日子勉强好过了一点，勋也在十一岁时，初入学堂门，连续读了两年私塾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第二年，张勋十二岁时，父亲张衍任病故。继母温氏挑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，（温氏婚后，生了一男孩，即勋弟张系球，是个遗腹子）压力很大，不仅儿子要辍学，而且连糊口都十分困难。张勋辍学后，野性勃起，非常顽皮，非常任性。胆子大，脾气燥，块头粗，臂力大，好斗好胜，好出风头，与同村的许多小孩，在一起打柴牧牛或抓鱼摸虾时，常在野外捉迷藏、踢房子，有时还搞上天下地、八抬八托、行兵布阵、孔明捉曹操等民间儿童游戏。他自任“主帅”、“军师”、“草头王”，发号施令，称王称霸。有时他命令十六个小孩，将他八抬八托，前呼后拥，嚎叫开道，俨像“草头王”。有时又将众小孩分成两

军对阵，见泥打泥仗，见水打水仗，见沙打沙仗，见石打石仗。有时因玩过了火，双方赌劲，谁也不服输，他就领头打架，闯祸不怕天大，总是把些小孩打得嚎啕大哭。继母温氏，管教不服，经常为此暗抹眼泪。有一次，因为打架，他打头阵，用石头把人家的一个小孩，打得头破血流，昏倒在地上好久，家长得知后，不好对张勋发作，只好告诉勋的继母，要他严加管教。温氏一方面忍气吞声地煮蛋上门，向人家赔礼道歉；一方面硬着头皮打骂了张勋一顿，并罚他一餐不准吃饭。勋不服，大叫大嚷“后婆哩不要管我”，气得继母眼泪双流身发抖。勋还嫌不足以防今后，又心生一计，大哭大嚎，自己抓破脸皮撞起凸（疙瘩），装得满脸血流的样子，向他的大妈（张衍恩妻）告状。诬称后娘无故毒打他，不准他进门，不准他吃饭，要大妈救救他。大妈见状，信以为真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跑进勋家，气势凶凶地斥责温氏，要她学会做后母，手掌手背一样看，意思是要温氏把前房的遗子和自育的儿子一样看待。温氏本来气得半死，听了这番刺耳话，更加火上加油，有苦难言。自感后娘难做，委曲难受，一气之下，寻了短见，跳在一口石灰塘里淹死了。事后，温氏的娘家，儒里温家村男女老少上百人跑到张勋家里“打人命”（民间旧规），吓得张勋的大伯大妈跑掉了，来人不好打骂张勋，怕灾上加灾，只是将他家的一些遗产，八亩田和一些破旧家具全部拍卖，除了安埋外，余者全部吃用精光，才算了事。这时，张勋才十四岁。继母死后，张勋三兄弟真正成了孤儿。族人们眼看张勋一家几年之内家破人亡，十分凄惨，非常同情，只好拢来议论三个孤儿的落处。张勋的哥哥张系新，十五岁，早已过继张衍寿为嗣子，天经地义地归衍寿负责。张勋的弟弟张系球，两

岁，是个遗腹子，由其伯伯张衍恩和叔叔张衍杞共同抚养。议来议去，唯独对张勋，大家只是摇头叹息，谁也不敢接受，怕以后再惹是生非，闯出祸来担当不起。他大伯大妈也明了真相，后悔不该偏听偏信，不该给张勋护短，不该上门讲那些风凉话。大家要他家负担张勋，他们生死不受，只答应祭祀温氏。于是族人们只好狠起心肠确定，让张勋自流自闯，闯得出来可能是条英雄好汉，闯不出来便是地方的流氓赤膊鬼，但愿他的父母在天之灵保佑他做个好人吧！从此，张勋无人抚养，无人管教，孤苦伶仃地一人生活，天天抓鱼摸虾，偷瓜摘果过日子，有一餐，冒一餐；饱一餐，饿一餐。人们见他可恶而又可怜。好心肠的人有时叫他放放牛，捡捡柴火，赚点饭吃，但不敢久留，搞一、两天就算了，怕他惹出祸来不得脱身。他就这样东游西荡地过了一年多。有一次在田里抓鱼摸虾时，遇到了邻近岗咀头许家老翰林许振祜（即许仙屏的哥哥）家里的作头师傅熊××（长工头），瓦头庄村人，熊可算是张勋小时候的第一个救星。因为熊作头常到田边看水，总是看到田膛、缺口、禾苗搞得一塌糊涂，有时头天整好，第二天又翻掉了，明知有人抓鱼摸虾，但不知那个搞的，有时远远地也看过有个小孩在田埂里游动，可是往往叫一声“谁在捞鱼呀！”他就跑掉了。这次熊作头又发现这个小孩，正伏在田沟里摸鱼，熊便寂寂地到了小孩身边，一家伙把这个小孩捉住，开始骂了他一顿，批评他不该破坏田膛、缺口，弄死禾苗。小孩呆不作声，也不害怕，任从熊骂。熊作头见他赤身露体，晒得漆黑漆黑，从头到脚，尽是泥巴，好像一个“泥狮子”，心里又好气又同情，便和蔼地问：

“你叫什哩名字？”

小孩停了一阵，才慢慢吞吞的说：“我叫顺生者。”（张勋的小名）

“你是那个村的？”

“赤田张家。”

“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爸爸早死了！他叫张衍任。”

“你娘呢？”

“前娘后娘都死了。”

“有哥哥姐姐吗？”

“有一个哥哥，比我大一岁，一个弟弟，只有两岁，他们都过继了人家。”

“谁抚养你？”

“我自己养自己。”

“你能养活自己吗？”

“赚到一日吃一日，赚不到就去讨。有什么办法，无爷无娘，无田无地，我是一个孤儿。”

一席对话，引起了熊作头的同情，接着又对张勋说：

“你有这么大了，天天抓鱼摸虾不是路，冷天没有鱼虾怎么办？去讨饭，你好手好脚也不光彩。你到处抓鱼摸虾，把田里禾苗，田塍、缺口搞得乱七八糟，干死了禾，人家会讨厌你的，有的人还会打你。何不帮人家放放牛，去做倂牛者（地方语即牧童），赚饭吃，好不好？”

顺生者说：“好是好，没有人家要。”

“如有人家要，你愿不愿去？”

“只要有饭吃，那里都愿去。”

“你能不能吃苦？能不能听话？”

“我能，一切都能。”

熊作头伸出大拇指说：“好！我们就这样说定了，我回去问问东家，过两天，你再到这儿来，东家同意我就带你去，东家不同意，我也会向你打招呼。”果然，两天后，熊作头取得东家同意，就把张勋领去了岗咀头许家。这就是张勋到老翰林许振祜（许仙屏的哥哥，许仙屏在外做官，家务由兄主持）家里做书童的来由，这时勋年十五岁，仍叫他顺生者。

张勋来到许门后，开头和长工、佣人们吃住在一起，天天干些轻活，放牛、扫地、挑水、冲茶、捡些柴火等，不久就与这些人混熟了，叔叔、伯伯、婶婶、大妈叫个不停，大伙把他当作徒弟看待。

说来也很奇怪，张勋进了许门后，野性大为收敛，比过去大有改进。也许是因为年龄大了一点，更懂一些事；加上换了一个新环境，吃饭穿衣有了依靠，同时有人关心，有人夸奖，因而变得勤快、灵活和听话了。不偷懒，不任性，在外面也不和别人起祸了。很快取得了这些长工、佣人们的同情和欢心，大家都赞他有志气。过了几个月，许家的少爷（许仙屏之子）许希甫，有一次到长工住地去玩。偶尔看到一个陌生的少年，就问长工这是什么人，长工告诉他，是老爷同意请来的牛者。许少爷看到张勋与自己差不多大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身体结实，心里很高兴，就叫张勋和他一起玩。几天功夫，两人合得来，打得非常火热，经常叫勋到他住的地方去玩。这时许少爷正在家塾念书，专请了一个饱学先生教书。这个老先生名叫刘毓贤，安义人，为清末名儒，在许家任教二十多年。

当时，在学读书的，就是许家少爷一个男的，其余都是他的姐妹（小姐）。这个少爷感到非常不便，非常别扭。他看到

张勋挺好，又清秀，又活泼，又结实，两下性情合得来，在一起玩耍，不觉有了一点感情，心想何不要他做自己的书僮，服侍自己和先生，还可带他到学里做伴读。于是将这个想法向他伯父许振初提出，要张勋做书僮，一做杂事，二做陪伴。许振初听便问：“怎么那里来了一个犍牛者(牧童)，我怎么不知道。”后来猛然想起，几个月前，熊作头曾说过此事，他带了一个孤儿来做做牧牛等杂事。经问过熊作头后，果然是这个孤儿顺生者，作头说他很好，许振初马上同意了侄儿的意见。从此张勋由牧童变为了书僮，专门侍候许少爷和刘先生。除了扫地、冲茶、打水外，有空就陪伴少东家读书。张勋来到学里，陪着少爷坐在旁边。先生开头不知道，向许少爷问清了来由。张勋乘此拜见了先生，并说，先生的日常生活他会象服侍少爷一样服侍好先生。可是张勋虽说伴读，其实他也在认真旁听，少爷背书时，有的记不清了，嘎了螺丝(即呆在先生桌前之意)，他却从旁帮两句腔。先生感到惊奇，心想为什么他没有书，还记得这么清楚？看来此人记忆力很强，有些小聪明，如有人加以培育，今后可能有点出息。从这时候起，先生很喜欢他，对他另眼相看，要他和少爷一起认真读书。没有书帮他买，没有纸笔墨砚也帮他添置(其实都是少东家给的)，正式当作他义教的学生，张勋侥幸地重获了读书的机会。张勋在许家一边做书僮，一边读书，年底放学后，有时和东家或东家的书爷(管帐的)，到乡下，如仰山等地收帐。因为许家在仰山西源有个很大的竹木厂，有几千亩竹山、茶山和杉山，每年底要到那里收帐。张勋也跟着挑行李，去过几次，住在仰山坳子下的庄屋内。

三、四年后，张勋在许家有了长进，个子也高大了。可是

又染上了一种赌钱的恶习。因为那时打长工做佣人的也赌钱，张勋就是跟他们看会的。后来东家每年给点零用钱给他，他平时不用，积起来参加赌博。有一次，赌得大输，除了积累起来的零用钱全部输光外，还欠了许多赌帐。赢钱的向他要帐，逼得他没有办法，于是又故伎重演，胆大包天地将东家几件值钱的东西偷去还赌帐，一件礼服，一个御赐花瓶（详见另文）。后经东家查获，痛责张勋，要把他立即赶回家去。张勋吓得跪地求饶，东家仍未消恨。张勋又去哀求刘先生，许少爷讲了情，才勉强消了一点火气。但提出一定要告诉卖给何处何人，东家花钱赎回原物，万事皆休；赎不回来，不仅定要逐回老家，还要交地方政府处治。幸好这些物件，还了长工们的赌帐。他们看到张勋可怜，同意赎回。于是由东家出了一笔钱，将原物赎回来了，才算了事，而对张勋就不如以前那样信任了。恰巧，许家的先生和少爷，奉老翰林之命，要到南昌去教读。因为许家在南昌有个公馆，在那里读书比较方便，同时又是省会所在，对少爷深造有好处。先生和少爷提出带张勋去，免得在家里再干坏事，到南昌只做做杂事，不再读书。老翰林考虑再三，同意他们带走，以免后顾之忧。这时张勋已有二十一岁。

到南昌许家公馆后，张勋感激先生和少爷的搭救，下了一点决心，改邪归正，老老实实地服侍先生和少爷。在那里干了三年，张勋又结识了附近清节堂一个姓李的老妈妈，就是后来成为张妻曹琴的外婆。老人常到公馆洗衣服，做针线，张勋与她混熟了。老人也很喜欢张勋，她看到张勋聪明能干，身强力壮，浓眉大眼，相貌不凡，将来定有点出息。通过闲谈身世后，才知道张勋是个孤儿。老人心想与自己外孙女同命相连，就将曹琴许配张勋。张勋喜出望外，满口应承，就这样暗中定了

亲，当时因为做书僮，无钱无物无住房，加上曹琴年纪小，没有完婚。张勋立誓，今后一定好好为人，一定立志去当兵，弄出一点名堂来，没有一点发迹就不结婚，以免贻误女方的终身。尔后张勋向先生和少爷提出要求，要去当兵，好心的先生和少爷，看到张勋二十四、五岁了，还在做书僮，觉得不太合适。先生向许少爷提出，希望少爷帮人帮到底，是否设法帮他找点事干，最好介绍他去当兵。许家少爷听到先生一说，言听计从，马上答应。未过几天就以他伯父许振柝的面子，介绍张勋到南昌府台衙内（府台是许振柝的门生），当了一个旗牌兵，类似侍卫兵，张勋当时却又恋恋不舍离开刘先生和许少爷，他们二人就鼓励张勋说：“你最适合当兵，到外面闯闯，混得好，将来可能是个将才”。张勋才离开许家，他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，在许家整整十一年。临走时，先生对他说：“你去当兵，不能再叫顺生者，系瓚也不好听，我给你取个名字叫张勋，希望你好好干，勇敢保家卫国，建立功勋。”张勋非常高兴。

在南昌府衙内当兵两年，未得到提升，又是许少爷以他父亲许仙屏的名誉荐去湖南巡抚潘鼎新名下。潘是许仙屏的好友，见有许的荐书，就安排张勋当了一个百总（类似连长）。过了两年，勋把曹琴接去成婚，这时张勋已经二十九岁，曹琴十六岁。婚后，由于官小，妻子不能随军，仍将曹琴送归外婆家中居住。恰逢这年许仙屏回家做六十大寿，张勋得悉后，备了一份礼物，与妻曹氏登门拜寿。到岗咀村时，许多村民围观张妻，说“背牛者”当了官，讨了一个“侍牛婆”带来，真不简单！这些讽刺话，张勋和曹琴不予理睬，老东家见后，十分生气地把这些人骂走。许仙屏第一次见到张勋，看他像个当兵的材

料，心里高兴。他从广东回来时，传闻法人侵略越南，中法战事发生。许仙屏又给潘鼎新写信，如他调往前线，定将张勋带去报效立功。果然，张勋回湖南不久，潘巡抚被调往广西治军，勋亦随往，后改派在广西提督苏元春麾下听用（苏又是许仙屏的拜把兄弟），当了一个千总（类似营长）。张在作战时，尚能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轻伤不下火线，在那里立了不少功。经潘、苏保奏，授花翎守备加都司衔，从此就官运亨通，平步青云。

张勋得志后，不忘旧恩，对熊作头、刘先生、许少爷感恩戴德，铭记于怀。先后几次把熊作头接去，当作干父看待，要他随任养老终身，但老人在外地生活不习惯，坚辞不受。回家后张勋每年送给六十两银子作养老费。对刘毓贤老先生，曾派人来安义到处寻找，不幸刘先生早故。张勋就把刘先生的儿子刘羹唐接到南京，刘不愿做官乃赠银元六千元，并派人到安义为刘建造了一幢土库居住，还买田置地。对许少爷更是感恩不尽，张勋任长江巡阅使时，为了图报少主人当年照顾和栽培之恩，想要他当自己的“文案总办”（类似秘书长）。这位少主人本来无意于功名，怎肯倒过来寄张檐下，便一笑置之。后来张又想保举他为江西省长，也被谢绝。以女相配少主人的儿子，因年庚不合未办成，后来只当作好友来往。

※

※

※

参加座谈人：

张青芳

张阳惠

张青荇

张成玉

张功本

张功保

曾孟祥

成明德

张青寿

许居芬

许居炬

许居荣

秦 忆等整理

张勋年谱

家甫

张勋，派名张系瓚，字玉质，号少轩，行胜三，清咸丰四年甲寅年十月二十五日（即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）巳时生。行伍出身，以战功迭叙六品军功，免补外把千总，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。赏带花翎，免补守备都司，以游击尽先补用，俟补游击后，以参将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。俟补参将后以副将升用，免补副将，以提督总兵记名简放，壮勇巴图鲁，补授四川建昌镇总兵，统带武卫军宿卫端门，奏派统领淮军先锋马队节制口外，捕练各军。

覃恩加一级巴图隆阿巴图鲁，总统辽北各军兼统后路右路马步各营，赏给头品顶戴以提督记名简放，奏派东三省行营翼长，节制三省巡防各军，会办长江防守事宜，专摺奏事。调补江南提督，补授江苏巡抚，署理两江总督，南洋大臣，世袭二等轻车都尉。民国后叠被任命武卫前军军统，督办直豫鲁三省防剿事宜，镶红旗汉军都统，陆军上将，勋二位。江北镇抚使，江苏都督，勋一位，一等嘉禾章，一等文虎章，长江巡阅使，定武上将军，定武军军统，安徽省督军，多辞不受，惟以军职治事。丁巳五月复辟，奉旨授为内阁议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。

覃恩诰授光禄大夫，建威将军。详细年谱列后：

清咸丰四年甲寅一岁，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巳时（即公元1854年12月14日）张勋始生于江西省奉新县之南乡赤田村。

（今为岗咀乡赤田村）

咸丰五年乙卯二岁。（1855年）

咸丰六年丙辰三岁。（1856年）

咸丰七年丁巳四岁。（1857年）

咸丰八年戊午五岁。（1858年）

咸丰九年己未六岁。（1859年）

咸丰十年庚申七岁。（1860年）

咸丰十一年辛酉八岁，（即1861年）正月、太平天国韦昌辉的部队进占奉新，乡人多避乱远适，张勋的祖父张昆一（大吉）未行，为太平军得索指殷富，张昆一坚不告之，且冒“贼”，太平军先以刃斫伤唇，未逾月死，张勋的生母魏氏于同年四月歿。

清同治元年壬戌九岁。（1862年）

同治二年癸亥十岁。（1863年）

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甲子十一岁，因连年兵乱（仍指太平天国的长毛军，编者注）故延至是年勋开始受读私塾。

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乙丑十二岁，九月先考（勋父）印凤公歿。

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丙寅十三岁。四月弟系球生（继母温氏的遗腹子）

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丁卯十四岁。继母温氏自溺身亡。
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戊辰十五岁。经许家长工介绍，入许府做牧童。

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己巳十六岁。由牧童转为许家书僮。

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庚午十七岁。在许家。

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辛未十八岁。在许家。

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壬申十九岁。在许家。
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癸酉二十岁。在许家。
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甲戌二十一岁。在许家。
清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乙亥二十二岁。在许家。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丙子二十三岁。在许家南昌公馆。
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丁丑二十四岁。在许家南昌公馆。
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戊寅二十五岁。在许家南昌公馆。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己卯二十六岁。在南昌府衙内当旗牌兵。

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庚辰二十七岁。在南昌府衙内当兵。
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辛巳二十八岁。在南昌府衙内当兵。
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壬午二十九岁，冬十二月娶新建曹氏。是年至福建。

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癸未三十岁，为弟系球娶吴氏，冬十一月至湖南长沙潘鼎新部下当百总。
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甲申三十一岁是时闻法人窥峽西，乃由湖南往从桂军，出关援剿，隶广西巡抚潘公鼎新部，初给六品军功，五月观音山大捷，八月船头等处，屡战皆捷。经两广总督张公之洞，督办两广军务、广西巡抚潘公鼎新，帮办军务、广西提督苏公元春会衔奏保，十一月上谕免补外把千总，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，赏戴花翎。

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乙酉，三十二岁，驻兵关外。三月克复越南文渊州谅山省长庆府及谅江府，经两广总督张公之洞，督办军务、苏公元春护理，广西巡抚李公秉衡会衔奏保，八月奉上谕免补守备都司，以游击尽先补用，旋奉苏公檄委管带广武右军各营，驻扎广西边防。